



明文海卷九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論十三

論四六駢體 沈懋孝

三代上無表之名史記始有年表標其世次日月立論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表吳陸士衡之謝原平內史也有謝表晉羊叔子之讓開府也有辭表劉越石之勸進中宗以係人望也有賀表乃若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四體之

外直杼已志精忠孝感垂之到今矣然皆散文也駢體與于宋齊梁而唐初則駱義烏以四六擅場蓋承麗賦之藻贍集古選之對屬合璧連璣真文林之瑋寶也唐文大昌于退之其諫佛骨謝潮陽則用散體其賀靈雨則用駢體蓋兩能之而退之終不以四六名夫乃義烏之獨詣耶至宋王介甫蘇子瞻始厭薄濃詞為真淡寫意之體其後汪浮溪周益公楊誠齋之徒嗣之故宋表傳至今今之士林皆式之蓋純乎議論矣余嘗折衷而論之如陳謝如辭賦如諫事如進規用論議行文情志

始暢若夫國之大慶大典必待鋪張賜物之一衣一馬尤須描寫若斯之類豈可無揆藻摘菁之筆哉亦顧所用何如耳兩能兩擅權尺勻停在後來英俊所自樹矣至夫轉摺閑生起伏動靜必有超特之才開閣紀綱乎其間精采始發偶驪始流如其乏此將色浮而神去之矣句有句格字有字目大都與詩相通故盛唐之冠冕初唐之秀發晚唐之雕刻宋詩之發論合而鑄之又表家之捷戰法也情到則神自来筆起則采自飛意想墨流難以言喻乃在驪黃之外矣

論達才之義 沈懋孝

自來俊士胸中自有一段英華特達純炳光明之氣此氣所發可以剖發吾性靈之隱竅可以達吾志意之烈烈忼慨者言之綽然可以收羅宇宙萬象鎔鑄裁成作五采龍文出與世間萬目遇光華震動無已時此所謂天之降才合乎情與性而充塞天壤之間者也有人能信得我才自本天生無所不能而每患充拓不盡尚有鬱伏無聖師賢友礪而出之遂為俗見習情纏縛總襍不能貫通萬品甚可惜耳孔師標文之指曰辭達而已今

承學設達才之教大約有三其初縱其中所欲言與所能言務在盡刮陳蕪條達已志不必瑣瑣盡與題合自有一種光芒足成一家之論不得以棘口不明語混之及其進也生意勃然比前所言漸得新爽游揚自喜乍沉乍浮進而入文之中必足精研出粹如釣重淵而弋霄漢進而出文之外必足布奇揚采如日波四照蘭馥四飄即清空散出者皆玄机妙味而非着跡之譚舍此兩者無為用吾才矣又其久也胸中隱思玲瓏畢浮文上風波搖筆輒有一種神物凝結十指間遇有所發皆

以吾全^力默而迎之有一闕竅即放一番紫金光燄有一盤錯便顯出孽盡千將利手其他處只平、穩、不動聲氣正如孔子以萬古乾坤刪述大力謙、焉從周禮問柱下其才愈大而神愈凝此又論于語言外矣然非獨文章如是士君子立節義堅勲猷皆在沉凝之久能自達其必至之才一切疑似蕃縮章縛不了之物皆洩之乎胸次耳故曰固其聰明上達天德又云下學而上達又云擴而充之如泉始達此義殊有可思勉之哉

論文有五品

沈懋孝

相如工為形似之言此從騷之博喻來其體在刻畫摹肖其工精可以飛舞吞吐弄萬象于毫端足云畫史傳神者已二班兩劉長于情理從史氏之揣情論事入經儒之据古綜今尋枝振葉言婉、以弥精令人快誦拊手論之不可忘其化辨口而雍容高議乎亦其裁也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不屑、工詞課學當以吾氣當之高華清英自宇宙神物譬之皓月一空山川草木皆所涵射映發一物可以貫天壤氣之謂乎得其竅矣至夫縟采繁聲驚挺駭目華中魏紫机上團龍斯又鮑照之

餘烈倘亦天下之尤物也具是四美文不在茲乃當淡
 雅精醇一論乎文字外所稱最上菩提者耳當其操染
 之初必先有一片太朴在胸懷乃始綜述百家各盡能
 事及夫才充學洽光芒渾發久之遂入自然與太初為
 徒文愈韜精愈沈斯登作者之域其初工夫次第入門
 入域必有所自来未^有舍前四家而遽言白賈者也

論文有五綜七緯

沈懋孝

叔夜師心立論嗣宗使氣而命詩北海卓卓含有殊采
 彼人筆墨之性正如百鳥一鶚群鷄一鳳望之挹之自

不可當異人望氣如望碣山中有龍文異氣故非俗目
 所及文章有貴氣杰氣靈氣神氣可一睨視而知之何
 必篇終三復乃始見者在神倖意取之間耳

平子艷發文以情變情變故可新口不窮建安諸子以
 文緯情口經文斌口適稱古之作者半語留傳芬芳于
 古隱口活口如見其面故文生于情易曉耳情生于文
 妙不能傳

文家以唇吻為律呂筆墨為管絃沉宮振羽輕撥細彈
 正不知鳳凰胡然而來下舌將之手美之蔚宗所稱以

文傳意以手送文虛妙之音冷、從空中自發自止今人善書者縱腕揮洒善歌者醉墨淋漓一本天机都不干思索上事

一鈎鮮月露華浮空芙蓉夜含秋江湛然夜半獨游恍然獨勝洛神賦蓉池詩蘭亭記赤壁賦具此妙解莫非從閭風天上得來

古之杰構不倚前人皆由真尋如大江流日夜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山水含清暉高臺多悲風鳥散餘花落等句不從人間來並是胸懷獨至之語所以有啓夕

秀披朝華之論

此五論者總以自然為宗解此可以自作千古杜少陵所云意慙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者耶

凌峰絕壁從平地拔起四圍疊嶂俄然失所依倚遊覽到此覺大宇空濛間骨瘦神清助我擔當壁立文字到中間平坦紆迴之處欲去且住放出豎鋒神氣自奮故尚其立、者文之骨也

明璫徑寸價重連城崑壁一片名高九牧外狀不多內含精理故一語到處浮言盡廢千葩易敷碩果難結漢以下文字一散不能結所以元氣漓薄人代日以卑耳

文入圓渾深沉之境豈一歲之力鏡之以日月磨之以
夙霄積之以歷紀此珪瓚流黃所以珍于世也箕莒小
物日售月輸不經細治何貴重之與有

海外奇香風飄水蝕皮膚盡矣其精獨存文到剝得淨
彌尚其瘦

飛瀑巧石玲瓏飛舞如奔星如散機精巧千狀似出鬼
工神斧不能名狀文有碎叙襍成之局如考工記可覽
焉

霜空之月雪後之梅雨下之松水間之竹景清而神逸

文有華言反俗冷語彌真晉人可謂得其三昧

正與人紛議時不同一向順渠顏面就中將異同之論

不料之談再駁惱一番則前面如蘭得契之指自生十

倍精神文正瀕瀉時逆鋒返監本指彌新易有逆數仙

家有逆返只此妙義

此七論者以含練為宗入此可以含精不朽黃魯直所云獨
知求玉意九練見金心者耶

京營考論 沈懋孝

古之有天下者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來鮮不
以兵嗟夫兵之重寧獨秦漢在周盛時伍兩卒旅統于
大司馬天子至躬萬乘之尊修鞞韜秘璠從事行間武

備日張疆場不聳迨後畿輔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以至於亡蓋兵之重如此歷漢唐及宋代有建置終歸于不振豈其初制然哉積漸使然耳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三百年來京師蓄居重之威強藩無專制之患為謀已減矣自來兵政之設大都易壞難整其盛也南剿北伐威加宇外其弊也尺藉空虛四顧張皇而計無所之豈非因循耗蠹積日使然哉蓋明與有五營軍五軍營變為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為團營團營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沿革之繇盛衰之故略可言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

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掖右掖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帥師分統以出事已則休此其初制也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法立神机營是為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亦如三益營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將媮士窳至正統嬉恬益甚京營兵几不能受甲已之變陷投塞

外者過半焉于肅愍公謙乃叔時之宜于三大營中拔其驍銳分為十營、萬人其統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為六十四陣纖微咸有條理即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當喪敗之餘救敝舉廢良有意焉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二祖之盡制曲防勢禁形格然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勸日夜焦勞厘、得十萬之師為國家用耳天順初革團營八年復成化初再革二年復又增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

顯武曰敢勇果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營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一年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矣而所謂選鋒者歲次浸弱供役私門上下相蒙愈益脆懦此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燧燭天肅皇震怒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虜之畧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為神樞統以勲臣督以樞臣巡以臺官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大備上是其議著為

令今又五十年蠹敝之端又甚于曩日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距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為十萬嘉靖中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添其團營之數缺額者十之三挂名投閑買差替役者十之三當時亦已無兵矣况在今日欲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為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余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必休戚相通然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权貴為之請托者耳彼既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

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礼恣意誅求若以為當然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百萬石以贍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愈飽兵愈飢甚有枵腹待命者矣當何以振士氣乎此弊在將不任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手不習擊刺相與趨走若角觝拔河之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揮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為故事又甚者于不操之日責追贖緩漫無統紀豪門佔役市井竄名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

皆不可得如此行伍安得不消營陣安得不廢此病在操練不寔也文皇彙班操之兵蓋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飾觀為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弊且守^十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渙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迺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安能昂首伸眉一奮士氣乎此病在班操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求為經遠之計人情久弛振刷為難脫一旦有意外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欲改弦

調瑟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猷望著閱^啟歷深者克其選而紕繆子勿使參錯其事又莫如議責寔器械必精蒐簡必嚴諸游惰者必法又莫如議存恤凡士畚^休耒至者毋任以他役使得壹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所以勤勞訓誨之意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可舉時稽其充耗月程其功效將祈父之謠不興六師之勇自信即二祖之威靈不可復振乎以上諸議則士大夫之條畫甚具可施行也史臣曰京營訓練之法余當嘉隆之間見北門歲多烽燧嘗承下風而詢之政府文貞徐公

大司馬襄毅楊公矣文貞之言曰營兵自國初至今耗
敝久矣所尚存十數萬二百年餘犹存者以世：有月
糧暇時各營其生事又不調從征戴上恩厚故常盈不
耗耳平時郊祭上陵拱護車駕軍容甚盛當開操時如
法訓練之亦足矣設萬一有倣如唐戍事登埤自不乏
人正必不責之臨陣也前石州之倣上命戚將軍練浙
兵備薊門勝略固自有在此如大家世室多義孫一旦
呼之可以壯容色此屬豈堪披銳格鬪者天下事有第
宜整刷不必大更張振作此之謂也南都振武營事近

在耳目誰能任此者乎襄毅之言曰五府分五營此古
一軍居中前後左右四陣分列之法若使五軍各自為
訓練彼此相比較勇怯自有等量今或時叅邊將之老
成者協理其事別募壯勇出人者歲：補入而翼羽之
亦一良規但患添餉之難耳合二公所論京營規畧大
都可叅處其半焉若乃備在北門重在根本兩得而無
偏倚是在謀國者自有紆籌非知計之士所及也

論王仲淹續經之指

沈懋學

或聞聖人何為而作經乎曰聖人欲明其道于天下後

世懼其多歧而莫準也故刪繁舉要有六經之訓所謂
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之意也然則王仲淹之續經然乎
曰經常道也自有天地有人物天生聖人經紀其間其
人生日用始有定局有定衡人、由之無異路人人知
之無二見人、言之無巧辭曲說也孔子所刪之經豈
非示此不易之常道哉兩漢之衰天下裂而三又裂而
南北當時學者不淫于老莊即溺于詞章去聖人之道
闊遠久矣獨王仲淹者脫波蕩涉津流雅知宗經而述
孔受孟子李育學詩于夏瑛問禮于閔子明正樂于霍

汲考易于華後又作一不解衣者五六歲庶幾于有明矣時不
能用退而老子河汾之上乃續經其于聖人之道未知深
得與否然其志則偉矣或以為比于僭王之罰吾則謂
聖人不于吳楚者以其名為王也因是而併廢其尊王
之義可乎仲淹見毀于後儒亦以名其為經耳因是而
併廢其傳經之志可乎今有人焉取古先述作而紛更
之挾已見定章句析文字居經之寔乃去其名將以為
僭乎不僭乎以為非也則當與仲淹同科以為是也則
均出于已意之作未可定其是與否今也于此則與之于

彼則名為僭而斥之其亦失乎衡之論矣如曰後世之書不足擬先王之盛典此則時之使然非所以論其人也若以時論則晉命秦誓孰與典謨秦鄭之風孰與雅頌禮之月令孰與樂記諸篇聖人皆錄之不棄以為道不可得而遺也仲淹取七制六代以續詩書斷南北以修元經其所稱引獨不得與秦鄭比乎故仲淹之意若曰後世之經解取聖人之說而支離之吾之續經取聖人之道而附麗之取聖之道而附麗之者猶之乎附帛于錦雖不相似于錦無傷也取聖人之說而支離之其

為錦害多矣今其書不可概見然中說一編則漢唐以來經師皆不及其融貫所續之經夫乃各有意指乎故其言曰凡復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又何為哉至于古今不相及七制無精一之傳六代寡彞則之訓南北非盛周之範一恒人能辨之矣何以責之賢者乎儒者家仰紹先聖比于賢胤之續其祖先遺業猶存譜牒可續其人思以繼先聖之道而謂不當續六經之業者非通論也周公之去唐虞遠矣孔子之去周公遠矣孟軻之去二三聖人遠矣其時不同其事

不同其文視六經又不同亦顧所表裁何如耳烏得而盡廢之後之君子有能繼孔子刪述之義舉周漢到今書籍一一論次刪其多岐畔道者一清天下之耳目聖人復起其必不易吾言已

論天下大勢

沈懋孝

今天下建鼎幽燕絜九閔虎豹之威操之手樽俎之前幄帳之間呼吸机宜夕檄聞旦立決故邊疆稍靖不敢肆者垂二百五十年天下精武萃于邊鎮歲入三百萬大都以餉諸邊不少怯謂國家大防在此所以馭之者

特重可謂天威赫然扼而臨四封矣回視中原囊間

物耳過唐宋遠甚其次則有倭夷倭所入犯閩廣浙直在數千里外備禦周固歲：申飭自足捍城無大患航海視師出況有時亦時去時來耳若通秦之邇陪京天津之逼燕甸海路沙濡舟航不利日者朝鮮之事足以儆戒不虞援救原非失策遠圖近守是天所以惕我多防也夫倭之事何憂已若東鹵西鹵皆有守備成規而唯遼左一帶近頗單弱往李成梁在鎮時不許互市鹵亦不敢近今宜增兵卹民彌匪茹之慮事在得人而已其

他若兩廣雲貴川湖諸夷又所謂手足之細瘍耳豈天下安虞捥捥所從出哉蓋天下之大勢在中原萬里衍曠延迤之間自陪京至燕甸四千里止一線路而天下神氣威武遠在西北天下財貨脂膏又隔在東南常患氣脉不相接轉饋之為難盛衰安危所係正如精氣運物之不可離故兵財強富权宜合一而乃兩分之又遙制在南北萬里外則合之難離之甚可惧設使善憂者過為萬一不必然之慮中原諸路一旦小有梗塞乎將首尾衡決呼應不及幾有不可言之隱禍此廟謨却顧

所宜首重者也今二京間如京口維揚淮南下邳徐泗德鎮濟寧天津此九路者比于人身其脊上三關耶脊強則肩之上脅之下無不運轉者矣然則策宜何如九路宜宿雄兵或于犬牙之交或于肘腋之近宜以日月訓練成師首尾應援使之血脉相接平時則謹察群盜緩急則勢相掎角聯絡震揚天下以不可玩之神武此強脊之上策也宜于諸署郎官中簡拔出衆異才為脩兵之吏因選于各鎮諸藩臬中有才畧已試者相叅用之又選于諸武弁之傑然者使之佐軍以武脩其餉

既諸費就于諸路使得盡其能設法貯積為經久之規其所招選勇敢士及麾下知畧之人皆得許其便宜從事大約如昔年處州守譚綸溫處叅將戚繼光協心訓練浙兵之例寬加歲月久任以需成功如此則中原大勢日壯日寔西北之兵威東南之財力自可常合而不分萬年之業其鞏固于此矣今者一方有事乃始集兵論將夫調邊兵則邊可防虞也調諸路兵則諸路得肆也若招烏合徒費餼食事已又不可散也臨敵遣將若餉之難百方處補又臨渴求泉之類也兵將無素得之

情文武吏無恊規之誼餉輸無一定之計豈此經久萬全之策哉倘及是時振長策以經中原通二京萬里之脉豈直緩定域中而已將四裔聞之解辮頰趾永懾神威其在此乎頃八年中定寧夏之畔將撫朝鮮之侵軼殲播州之悍酋所向凱入亦天人參焉若使反顧根本却慮中原無以小勝生驕無以時平踈備無輕民而玩國勢徹土未陰倘亦握樞固本之謀乎謀之此其時也

論文之義味

沈懋孝

秦漢間文字奇雄浩蕩晉魏間文字精美秀發天地灝

氣乃勃鬱此時其轉調轉局之際直從神情中默然以過驀然又接一言半句龍甲鳳文不可得而睨然晉魏沿騷賦體多對儼穠郁時、小塞毫端此其所短秦漢多大俠深謀士文奇不雅馴有能遡六經孔孟粹然一出乎至正取漢魏以揚其風樹其骨超唐宋諸文人更上之亦千古一快事生平好文章造次窮阨無寸晷不誦書蓋老而知其難也大都渾、噩、適意匠心自少自多自起自止則西漢先秦上事尺、寸、入理入事不少不多有起有止則東漢以下事胸中本凡而比

跡上古筆端不超而托意玄珠巖薄唐宋復不能入秦漢此近代文家事然則吾誰從、吾而已天生才杰五百之間不一兩人者天又與齒去角吾安能薄古人從吾而已道之明以學力堅剛入之昔所未闢豁、始開杜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達者之言真有情哉

文佞論 張恒

易傳曰有華無寔佞人也 有寔無華道人也 愚謂佞人無大小其文必佞文也 道人無大小其文必道文也 自古謨訓之文 臣子所以告君 父詩有頌 子孫所以稱祖

考仲尼之徒以弟子稱其師要之惟其寔而已矣司馬相如將死而以遺文佞其好大之君楊雄佞其篡賊班固銘憲功馬融頌冀第若此類未易枚舉四子其文之雄而佞之魁乎孔子惡口給禦人孟子惡亂義大抵謂夫以言佞者而予以為佞以文者之尤甚也每讀古名家篇什大抵代不乏能言之人苟其文人正直而學古者雖不無獎借嘉予而其言斟酌理義必求之正而規箴而諷諄而核美而有體往々不失法語巽語之軌則以求合于誰毀誰譽直道而行之本旨是以君子貴之

近世以古詩文名家若乘華輪策上足務騁而邁夫近代之人幾越之矣第讀其文而究其意失之謾而過焉者或亦不少甚者殫一生之精力于酬應而又以詩文為酬應之嚆矢獵古人之精華以自藻飾而又以其藻飾為聲利之筌蹄竭夙夜之心思以諧世納交而又以其諧世納交之詞為千秋擅場之金距凡傳序歌頌碑誌輓誄諸篇屬詞連類惟期炫已之華愜人之意而後已夫評騭先代刺譏前修毫不可假而于权力華賂務推而躋之古人睚眦勝已彈射藝文必不少貸而于九原

枯朽務憐而衣之華袞惟意所雕琢則燕石為珪璋惟口所吹噓則枯萸為蘭芷文愈多而質愈漓言愈工而道愈遠此豈其皎々奕々生平自負甚偉而甘為文佞乎則亦以詞名為人餌或不能無所徇于世而且沾々自喜務出其長以炫于人有不覺其流而諛焉文溺心華勝寔酬應奪志此近世文人之通患也吾不敢自為佞人而深訝其以文之佞而掩其人之不佞惜哉

諫難上 鄒觀光

始鄒子以進士論劾故相罪戍々六載相敗超拜給事中

無論天下艷慕若威麟祥鳳也者人主虛已而聽大章小疎立得俞可天下高其義而喜人主能受言邗隆之治有幾矣最後慈寧災復抗章言事忤旨謫而南楚鄒子曰夫諫難矣哉蘓子言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至欲秦儀其術而逢干其心李獻吉非之曰禍天下者洵之言也鶡雀豈與孔鳶論長短哉獻吉之論是也使儀秦之術而可以事君則縱橫捭闔之徒比肩而事主而端士正人且羞與之為伍何論諫之有雖然以術而濟其心則不可以誠而盡其心則可夫任術者其言反覆

辨難疑于誠而非也夫本誠者其言忱深剴藹疑于術而非也有事于此君德成敗宗社安危呼吸以之吾顧慮而徘徊謀其國復謀其身計其利復計其害如是者不誠吾無所顧慮而徘徊度其身不度其君創其始不慮其終如是者不誠淵蝸蠖濩之中及其未章可以靜而正也而吾鹿鹿而翹之暴主過以示直如是者不誠人主方畏議而愛名可以巽而道也而吾先為盛氣使人主有所難受如是者不誠積于中而時而出之則婉而言之而人主吾悅慙而言之而人主吾亮淺而言

之而人主吾解深而言之而人主吾思廣而言之而不吾迂數而言之而不吾厭危而言之而不吾怒驟而言之而不吾疑斯不亦身與名俱泰而宗社尚亦有利賴哉脫或十言十不效百言百不效吾誠非不積而亦必不效然必不可無吾言異動人主異日之思而垂萬世鑑則雖言之不效而亦可謂心盡又或十言十不效百言百不效吾姑無言以吾身為標日積其誠信以格人主于蝸蝓密勿而無以吾身輕發其机如是者即不言而可謂心盡何也反諸心而誠故也為尔瞻計繇前日

言之宜危言諤論植義而匡時以身之去為忠錄今日
言之宜愛身重道樹標而格主以身之留為忠不然天
下豈復有隆德方聞蒙知邁會如尔瞻氏者而一言不
忘諱令人主有逐直臣名而吾無復進言之日夫諫難
矣哉作諫難論

諫難下 鄒觀光

余友元孚一日上封事言宦官擅政及諸大臣附離宦
官慷慨憤烈凡數萬言或語孚如生曰自昔建言之臣
身拙而道伸周子得臯去固當顧不免遺議焉何居孚

如生曰近世之言有六而元孚不與焉氣類既殊章瘳
亦異于是有擯詆善類比周邪流公滅私佞伐直肆然
而無顧忌其名曰罔上虞威靈中思柄貴下難清議躊
躇四顧劑度所不急而細微是奇其名曰竊掇拾陳言
補綴綺語老生豎儒所棄不道而彼栩栩然談見為治
安其名曰誕辨之哲爭之強庶几哉稱諍臣矣夫諫官
與史官異則奈何祗衡其朴弗起者而彈擊之哉而其
人與骨則已朽矣其名曰荏抑又有慧而善揣摩者黠
而善傾伺者幾為伏巧歷不能計而彼隲其微陽託折

檻請劍之忠而陰為附會將迎之計抑折于此而取償于彼其名曰盜抑又有已難不言而度不乏言者言虞不先也已則不言而度終無言者噤莫可發也一再言之而不勝而度終無大觸忤者知不遂已也其名曰狡繇斯以談周子有一于是乎而詬病周子斯何以稱矣或曰益謂周子激云夫賈生豈不稱天下才哉而立談之頃輒痛哭流涕儒者猶然惜之夫宮闈肘腋之間亦難言矣周子非有投知之憐而一旦排詆禁近故曰周子激也嗟夫世之言激者我知之矣巽輒從諛之流習

于浮沉而無所激沈捷縲繯之儔托于中庸而不肯激長顧卻慮之士較于利害而不敢激夫時君世主非激則無以聞其過愼士壬人非激則無以伐其萌激何負于國乎嗟夫由今之道而欲以高言讜論效其悃欵則難矣則難矣

已矣宋之小人才不足以自達于上故必為高天下之行以矯天下之名、不足以震于人故必取天下之所共駭且愕非昔日之所聞見者旦夜而習之以自表是故漢以節義稱唐以文章稱居宋之時非學不足以顯于世于是儻然易其冠裳而不以為耻俄然倡為異論而無恤于天下之議且怪其師與弟皆若狂然奔走而遠從之以為真足以窺仲尼之門墻而不察其果與否吁師知其非仲尼也而謾欺其弟子弟子亦知其師之非仲尼也而亦謾從而聽之相與延譽于世以盜天下之

名是故道學之名興人君聞其名之可喜而不察其寔之不足以副也故累辟而屢召之以庶几于賢者之一至而道學亦忘其材之不足以用于世也故偃蹇高卧而後出以睥睨天下之高位而人君亦從而授之及其叩之而易窮用之而易竭與之謀而卒無奇偉之畧以拔于衆人則人君亦遂厭之而不親于是激擊一毫論一事憤然決去以自附于天下之清議以掩其所短而曰吾以不用去國吁吾不失天下之名而所以孤吾君之心亦多矣世之淺夫疾其盜天下之名而憤其孤君之

心則建為偽學之論以逐天下之道學而天下之溺于道學者遂以小人目之而其人亦遂不齒于清議少正卯言奸行僻孔子執而戮之吾未知少正卯之黨其所以目夫子者果何如也而今之君子有能嗤道學者舉世訾之曰此陳同父之流然則同父之論果非也哉

憤橫議 周思兼

天下之事最可患者莫大于國是之橫起而莫知其所定而其最不可為者則在于人主之無斷古者諫無定官而臣民皆得以達其情故下無所壅而上之人安坐

以聽之天下大治及後世而諫官立為天下之事非諫官莫敢言而其杜門不言者有誅而無赦不言者有誅則諫官得以盡其情于上而無所復忌非諫官莫敢言則臣子之議莫得而亂之而諫官之情愈明故天下之大議曉然有所別白而其人君亦知天下之利害可以聽之而無疑是故諫無定官者所以大天下之公而諫官之專其責也亦足以遏天下之橫議而不至于亂故漢唐之世國是定于上臣子奉行于天下無敢誼譁以亂國家之紀者而大政或失于當則諫官得而陳之而宰

相亦得以引其咎而人君亦可以從其說而朝廷之勢益尊是以漢唐無橫議禍昔者宋之亡非一道也而其患起于諫官之職不專而小臣皆得以議國之政以攻大臣之不便于已者而其君莫之罪故國家有大政未有深病于天下而其臣紛然而擊之又紛然而和之大臣不勝其憤而思所以去之于是有貶斥削奪之罪國家用一人未有深賊于其君而其臣紛然而攻之又紛然而和之天子惡其不情而思所以快其怒于是有流徒安置之罪夫議朝廷之政而至于貶削以去攻天

子之寵臣而至于徒流于外則天下群然稱之以忠直而其淺狹小人欲取忠直之名舍是無以自顯故橫議之風愈昌而不可輯而人君遂莫知所從而國因以亡唐高祖之攻長安也其智足以遏突厥之衝而其既也劉文靜輩爭之彌日而兩從之而突厥之勢遂昌秦王非房杜之策不見用而所向皆克故宋之亡皆起于群臣之好爭而人君之莫罪也

論賦 薛甲

為國之計莫急于食莫重于兵古者供軍出于鄉遂頒

祿出于井田無遠輸之勞矣兵軍出于丘乘征役制于什伍無養兵之費矣足食足兵大端既立卒有水旱盜賊之災亦不足以動其國故得以暇裕舒徐度量諸事而凡百經費不過昂前却于九賦九貢之中所謂式者式此也所謂詔者詔此也所謂考者考此也蓋計畝而入謂之稅計口而出謂之賦稅出于田而不可多取而賦取諸人亦易以橫斂聖人以為財生天地間止有此數均于稅而盈于賦其弊一也故專于財而均節之是則稅之與賦初若不相干然節于賦則民財不朘亦為

有資于稅者矣夷考其時雖云量入為出亦非強出以求合其入也恒使入者恒贏出者恒縮故九年耕有三
年之積比縮之于稅者也歲用有餘歸之職幣比縮之于賦者也以其稅之餘者而行興發之政則足以補助民之不給以其賦之餘者而行泉府之政則足以貸民祭祀喪紀之需取民于常法之中施惠于用法之外真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後世此意不存法則猶有近似者唐之租庸調是已租以出粟如貢助庸以出泉如九賦調以出軍如丘乘雖粟米未免輸之于民

然不以庸調參之則人不得起奸于法民力犹未甚竭此善法古而不泥于古者自楊炎取租庸調蓋歸之兩稅後世因之然用有盈縮兵有增減費用取給而會計所出不免皆歸之田以一田而供數端之用吏因得以濟私于其中費緣事而起賦緣費而加卒出權宜按為成法前之加者事廢而仍存後之起者方加而未艾蓋未暇論興發補助之政欲自支吾目前不可得矣不謂法弊得乎我朝因田定稅正稅有定額撮勺不可加減其餘凡百經費一出正額外每一費出則摠括若

干計畝而加此于法誠便于用誠足但加增之賦非從天降地出以此取之似乎罔民為不可爾然亦豈當國者樂為此哉其源皆起于租庸調既併蠹穴盤互不可窒塞故雖有愛民之君亦不得溥其仁惠之心雖有通變之臣亦不能行其均式之政間有嘉言善行可師法者不過減膳省費裁冗官幾百員汰冗兵幾千人而已未有搜奸剔蠹曠然一新追復隆古之盛者勢不可也夫因循者易為力創始者難為功以今日言之雖云井田上古之遺制然欲復井田須復對建造端宏大驚

疑庶民與創始者何異此決不可為已要以倣井田為之而民不病則唐租庸調之制其尚可復乎

論兵 薛甲

今天下之法備矣補偏救弊之政要在於有漸而不驚古者夷狄未有能為中國患者也惟吾中國之法不至故夷狄起而乘之今夫聚兵百萬列屯數千分將而守之雖有強敵亦震焉而不敢動一旦盜發於中國而土兵不足以制則其勢不得不調邊鄙之兵彼其日夜荷戈執銳以與邊兵戰勇悍強力一足以當土兵之十此其

剪盜宜若拉朽振槁然而制勝反出土兵後何哉盜賊虞邊兵之窮其穴則竄伏于高深土兵慮邊兵之專其功則恥為之鄉導窮追則地勢不習散歸則再調之復難于是屯聚而守之曠日持久以待其敝則府庫內竭邊鄙外虛而夷狄之患乘間起矣此天下之大患也今西北屯重兵而中國要害皆立衛所此其為法可百世無弊愚獨以為可漸而變者鄉兵是也我朝鄉兵皆出于田庶古者寓兵于農之意然其寔有不同者古者兵出于井田所集者皆其父兄子弟之兵今者田聚于富

室所閱者皆其傭倩顧直之輩夫其為傭倩顧直也吾固可因其利導之彼其操戈以就閱一志以承命亦曰吾受若直當然也彼處其寔吾以名試之可乎要在因耳目之所習者作新其氣因心志之所安者熟習其節平居簡閱之有道則臨難皆勝兵也吾又以時使盤詰其鄉之小盜有捕獲者以獲與之夫盜賊皆起于細微小盜不戢故轉而為大盜今吾重購以厲素教之兵則莫不競勸發摘搜訪穿窬必獲盜賊何所容其奸哉如是則內可以消中國之寇攘外可以防四夷之竊發不

活魚論

陸容

易人耳目而勝筴布天下皆時務之最大者要在畫一以示有司如古者立標簡試之法使承而用之則得之矣

杭俗尚活魚故市魚者必畜之水久則或側或仰殭浮水中顛頰喁々尚活也不活者人恥買之予始至杭聞有此風食魚必細嘗之覺鯉韌而不鮮澹薄而無味殆不若吾鄉之不活者未知其所以也及之於潛食一魚甚佳問之庖人已非活者蓋其俗猶吾鄉也後之新城

之富陽亦莫不然予始悟而知之蓋活水之魚固多風味使非活水苟得遊動則亦適其性而不損其真也杭城四周皆堰無活水養魚則魚無風味有自來矣及漁人欲活者以應不時之需則預網而籠之水中是犹平居温飽逸樂之人困之囹圄非其所也命雖未盡而其血肉精華蓋必憔悴消削之矣于是日取入市特市其名耳尚何計其風味之何如哉吾鄉食魚不拘活死故魚之不活者猶肥人遇害暴死息雖不存其肌体之豐腴脂血之凝固自若也故予嘗謂杭之魚得其名于殘喘

之餘蘓之魚全其味于一死之後然則杭之人以活與相尚者皆食其名而不知其味者也知其味則名固不足較矣嗚呼天下之殉名而不求其寔者豈特活魚而已哉豈特活魚而已哉予是乎有感

潮汐論 趙樞生

潮汐之說古今論之詳矣自余襄公海潮論一出而諸說皆廢于是張子邵子宗之而朱子信之張子謂地有升降地純陰凝靜之物豈有升降之理邵子謂地有喘息不知地塊然一物豈有喘息之理故謂地有升降不若謂氣有升降謂地有喘息不若謂氣有喘

息也喘息即升降也是乃元氣之氣絕地浮天而非地之得而
圓者也故噓之而若浮吸之而若縮譬猶湯之在釜其
沸也足以騰藉乎釜之外而非釜之有升降也然則元
氣曷為而有是升降與喘息曰陰陽相蒸也水火既濟
也元氣非陰陽而不能生化陰陽非蒸激則不能生物
水者陰火者陽水土生于天一而地六成之火生于地
二而天七成之是水火既濟天地相交造化之至精也
海者陰也其有潮汐者陽所蒸也猶水在釜而蒸之薪
也人徒見火附于木而陽無所附不知天地間有煜鬱燠

煖之氣固無形之烈焰而天地之大火也以是為薪宜
其能灼海水而騰大地矣或曰如子之言則凡水皆有
火皆能蒸之而使沸矣江淮河漢之水何以獨無潮汐
耶曰江淮河漢之水皆發原于山而流行于地中者也
此其為物與始生之元氣固不能無間矣若海水則發
源于天一而絕地浮天者也故能與元氣相為升降夫
與元氣相為升降則能使陰陽盪薄而生潮汐不與元
氣相為升降者則陰陽隔絕雖火性未離而其盈縮之
机息矣猶之人身血氣凝然其聚而在心則元氣會合

而升降有候若散而在四肢則空竅閉塞而有不能者
然則山川在^大地皆所以為元氣障也使有排山倒海舉
大地而沉之則吾但見鯨波濁浪盪雲沃日混然太虛
中不知孰為海也孰為江淮河漢也孰為有潮汐也孰
為無潮汐也安得謂為地之喘息乎然則所謂應月者其
義何在曰此非知理者夫月陰精也水陰氣也蓋其類
同矣然月之行于天則有方位潮生于海亦有方位乎
且彼所謂月臨卯酉則潮漲于東西也豈獨不漲于南
北乎謂月臨子午則潮平于南北也豈獨不平于東西

乎今以居東海者言之此海之西也以為月臨于酉而
東海之潮左來是矣不知有人居東海之東者潮獨不
右去乎推之四海莫不皆然故潮之生也東西南北靡
不橫溢非流于東則不流于西非流于南則不流于北
而不可以子午卯酉論也然則潮何以有盈縮曰盧肇
之言近之矣日激海而潮生是也獨其言日而不言月
耳一日之間日月出于海者各一而潮汐之生于海者
亦各一方其日月始出則升而為盈及其日月遠如海
則降而為縮禮有之祭日曰朝祭月曰夕江海之水朝

生為潮汐至為汝則潮應乎日汝應乎月日月迴環于上元氣盪薄于上而海水為之沸此所謂陰陽相蒸水火既濟而其理適相符合者也安得謂之獨應月而不應日乎今夫聚一泓水于盆盎中有一物從中躍出則其水必然四溢妄行少焉則復還其故此理至明者至于潮汐則為陰類之應月吾不知其何說也且月既已離海而上升于天矣潮胡為而亦從之苟謂精氣相感則何不從之于天而惟于地中與之懸應乎且水與月既以陰類相從矣則火與日亦陽類也日行于天火

獨何不從之乎至所謂一月之潮大于朔望一歲之潮大于春秋則係氣之盛衰如冬夏有寒燠日晷有修短理之自然不待論矣

巾論 孟思

伊古元始詰聖肇生杖輿文物弘啓典制觀翬翟感角頤旃冕有成纓韉斯備飾首之製遐哉邈乎蓋以開人文之休觀草冒皮于洪濛者也至夫文章誕著組織聿興絲帛元首之上勾領覆冒之下憲度精而益備風氣祛而轉盛夏商周之代興收呶弁之迭變非徒異古人

新今制也時宜焉耳矣後其著者委端治礼章甫顧相
君子容良其冠曰進儒者究天其弁特園及其敝也鄭
臧以聚鷓而貽戚鄙生以側注而干時約竹蒙栢荀簡
于裁成巧士岸憤奚取于名義此下趨之世馳驚之俗也
逮乎宋握天鏡人文炳煥時有眉山蘇軾曠世英髦
雋才絕學宏辭道句遠駕淵雲麗賦清章前無陸謝方
諸漢時南陽之朱北海之孔聲譽頡頏然而睿心哲性
創制物始穢時冠慕古道安于山林清逸裁幅為巾垂
帛象纓雅製不羣豐儉適義誠儒者偉儀隱居之高蹈

也今其妙譽恒芳遺規猶在乃有謗麼小生鄙偽陋儒
竊宵燭之光擬顰捧之迹嚙杳杈貫米都市汨没于囂
紛臭處塵容俗狀之中尔乃首山林之巾心龍土斷之賤
節非幼安而服青帽德媿有道而效折角宋一坡翁今
何多也昔仲尼居宋章甫同人從殷道也哀問舜冠孔
對以德崇性本也今魏、焉累、焉皆蕪其首亦堯服
而桀行冠夷而心跖使其因名眠義顧影思形方且心
悚而神愧辱多而榮少矣亦何必前辱古人後累時彥
而速畫帛續貂之刺焉若是矯詐颺起而奸時制象恭

偽行而釣虛譽者君子欲毀裂而擲之誠恥之也

論三代孟思

唐虞而後有天下者曰夏商周謂之曰三代而其君之聖而創業者禹湯文武謂之曰三王後世之士肆口而談縱筆而書以望功業之盛者必曰三代之治以望君之聖且賢者必曰三代之君天下莫之有異焉者也然人之賢聖者不常有而天下之理勢不常治今試以詩書之所載史冊之所紀質而驗之于其後世亦未必常治也禹功之在天下而決人心萬世莫之忘也千歲之下

尚有魚鱉之思者夫何啓立未幾而有扈不服乃至大戰于甘而召六卿亦岌々矣三苗之梗彼且蠻夷不至是也啓崩又未幾也羿逐太康于河仲康立又未幾也而循侯之役又興相立又未幾也而為浞澆之滅甚慘自是而後夏德日衰諸侯不朝矣四百七十一年之間求如禹啟之世亦不能半之也商世稱多賢君孟子曰賢聖之君六七作湯之後而太甲使不伊尹典刑厥德顛覆未可知也雍已立而殷道衰諸侯益不至也陽甲立而殷道又衰諸侯益不至也自仲丁而後廢適立弟爭

相代立比、世亂使無盤庚武丁殷道又未可知也易載鬼方詩頌中興則四百九十六年之間前之亂亦不為少矣周以仁厚立國歷世積累何基之厚也武王弔伐四海永清一傳而三監畔亂使聖臣狼跋于東再傳而膠船肆虐使昭王溺死于南三傳而穆王耄荒幾亡于徐偃五傳而懿王不道見刺于詩人厲王之流于彘幽王之弑于戎使無宣王興一副詩人美頌之義則二百五十七年之間赫、宗周滅已久矣後至平王車轍一東陵夷不如此列國萎然紛然殆不能君孰謂卜年八百

之常治哉雅亡而春秋作聖人有大不忍書者矣夫天下之勢一也盛衰相尋而世不常治天下之人一也善惡相軋而君不常賢時或有君而無臣世或有臣而無君安能百年之盛治哉故觀之詩書之贊頌載之文士之揄揚以古之三代似乎別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及、考之治亂之迹亦太平之不多日而已余爲此說非劣聖賢謗詩書也亦欲後之君臣相與用賢圖治則曰三代者非虛言矣果非別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企及也

情理論 表黃

古之聖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嘗遠于情也後之學者遠情而驚于理矻、講究圖史塞胸其于理愈明而六脉不知調授之尺寸之轡不知御蓋亦返而思其情乎聖人之治吁咈都俞君臣交拜誓誥諸篇刺：如家人語至于風雅則言好逑以基王化言結褵以勞婦師上下之間相接以情相語以情而設使聖賢舍生民之情別求元微奧眇之理若建鼓而求亡子則生人久已澆漓而不可治

矣何也人生而有情相與為盱睢也相與為煦：洽比也而極其趣調其宜則理出焉故有符契簡書之理而結繩之情愈快矣有斗石衡鈞之理而混沌之情愈適矣有危微精一之理而飲食之情愈恬矣自堅白爭鳴于是苟墨釋老之戶競別舌競鬪是支離吾情而因以蝕吾理者也如其引理而合于情則父子吐哺兄弟分甘喜怒同其愛憎冬夏同其寒燠一家之中尚何責望而凡諸子百氏之議論焉有不相合者耶夫世之勸人沮人者以刑賞以天道之吉凶以名義之褒貶是獨

以理行者也而善勸善沮者則以情：聯之則琴瑟墮
箎情走之則千里命駕情迫之則等一死于鴻毛指湯
火而皆赴情羞之則暮夜之金不收噉蹴之物不餌一
往而深無根而固如匹婦之經蜚雁之義虎乳而蜂衙
皆不待孰于典籍嫻于名義也故禪讓者樂融也放伐
者怒之洩也刪贊筆削者意滿而衝喉以出者也一
時祇其情而後世遂奉之為名理奈何以忘情求聖
人也古今所稱高介而寡情者莫如伯夷然使其父子
兄弟之情不深則不能去孤竹君臣之情不深則不能

餓首陽是伯夷固情之尤者也是固情深者為聖人能
用情者為賢人有情而不及情者為庸人若畸人迂
士往：竊理以自飾而無情之人也明于情者勿以理
與情觴分也

形神論 袁黃

記稱鯀為熊望帝為杜鵑輪迴之說不自釋氏始也說
者乃謂人之有神如刀之有利未有刀去而利存豈有
形滅而神在噫是狗形而不知神者也天下無刀外之
利而有形外之神倩女思極而離神仙家靜極而出神

何嘗滯形乎神不滯于形則必不以形之生死為起滅矣夫耳目口體形也其所以視聽言動神為之也蟬無口而鳴是口外有言矣龍無耳而聽是耳外有聽矣生平足跡不及之地而一旦夢遊山水垣屋宛然在目寤而微之不爽毫髮是體外有動矣所可滅者耳目口體之形也所必不可滅者視聽言動之神也神麗形為人神去形為鬼間有化為異物者則神受滓而變也其有升雲御氣而登九天者神得其養而靈也世人不信死生之說遂以往來屈信為鬼神而謂祭祀以致生者之思無裨

死者事則聖人何以致養致愨若斯慎也周公之告三王肫々如家人對語盤庚言先王及民之祖父作福作災英爽咫尺使死者果實若槁木是何古聖賢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箕仙尤彰々者吳中多解其術隨人所詢一舉念即運箕作字以報不待口祝夫不待口祝而答此必非扶筭者偽詭也觀此則天下洵有鬼矣此鬼一呼而來一麾而去必非取精多用物宏者之鬼而閭里者之鬼也是人死必有鬼而可以伯有之厲為別是一理耶說者又謂人之氣盛者不

遽散故為鬼氣衰者則散而無鬼是又知有氣不知有性也仁義禮智之性亘古不滅則人之神亘古不散莊生所謂火傳也物各各具一太極使一物死而神遽滅是一物之太極朽壞矣太極可朽乎或又謂人之死生悉鬼之輪轉任其自為往來則造化無主不知出鬼入神貞性復正造化之妙也試靜觀吾神于方寸其心之起即生之象也其心之息即死之象也心絕而復續即生死不已之象也後心與前心忽判若辰參即化為異物之象也雖然徵諸事則多信徵諸心則多疑神之不

滅亦姑就事言之而已

明文海卷九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論十五

樂論一 沈一貫

夫禮樂之來皆由人情生也人生有欲欲而不理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以養人之欲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理而長久是禮之所起也先王惡人之亂而制禮以養之又制為鐘鼓管絃以縱之方禁之于此而復導之于彼則禁不勝其導之便而勢復亂先王之

意必不然凡樂之來由人情生也與其欲而俱有是先王之所欲禁者也而不可以禁則因而為之度数與人相得而久長是先王意也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益多治益久所樂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人之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減損為樂然則樂之貴減損也久矣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于中而發于外皆安其位而相奪也然後立之樂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

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然則樂之貴不相奪也久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進也者謂自勉強也禮主于謙而不勉強則畏而不行故禮之有報者尚往來也尚往來則勸進之道也禮之所以美也反者謂自抑止也樂主于盈而不抑止則蕩而無守故樂之有反者曲終而還奏始也還

奏始則抑止之道也樂之所為美也然則樂之貴抑止也久矣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之志齊音傲僻驕志
 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皆不減損而不相奪自抑止之
 過也稽叔夜古之善音者其言曰鄭聲音之至妙音
 感人犹美色惑志醜弊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
 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
 其太和不窮其變指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犹太羹不
 和不及勺藥之味也由是言之天下惟理可窮其妙欲
 豈可窮其妙哉樂者耳之欲也猶色者目之欲也味者

口之欲也皆可節而不可窮者也故墨子矯俗論而非之

強國奮戰者其相優也後世好治之主政患不得其解夫樂不作久矣天下亦

不大亂譬夫目之色口之味惟患其耽豈患其昧哉夫

禮與其奢也寧儉樂與其解也寧不解孔子曰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鄭衛之俗果妙于

音然非聖人莫能建中和之極謂之曰正必在所損人

情日騫于益則不正必損之而始正也由此言之樂

雖所以和天下寔所以節天下其理可睹矣

樂論二 沈一貫

唐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古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音聲也温公不以太宗為然非之曰齊陳亡國之音暫奏于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而謂

樂無治亂必若所言則二帝三王之作樂妄矣予謂太宗之語因可非而温公非之未得其解請贅一言夫樂之來非聖人作也不知其所作者誰而世習傳之聖人因而正之以為教也故使天下無樂何足為治累惟天下有樂而無節于是乎為治累凡治之隆不由樂而治之替未嘗不由樂今取咸英韶濩而日奏于庭鳳凰何由儀百獸何由舞何解乎百姓之愠何阜乎百姓之財何降天神出祗樂誠不能隆吾治然有君臣于此放鄭聲矣屏衛音矣撤隋陳之曲矣顧日取咸英韶濩而奏

之于庭引宮刻徵旋而聽之不謂之荒淫不可何也樂則咸英韶濩而樂之太過即鄭衛隋陳已不必鄭衛隋陳可以亡人國而咸英韶濩未嘗不可亡人國故謂樂可以隆人治吾不信也况夫勢之所趨必將峻宇雕墻豐膳甘漿靡麗婢媛珍竒怪畜聚而稱之于是乎荒廢政事疏逸臣民慢神怠祭蠱惑奢汰而謂治不從此替乎以是而言太宗之論未全得矣其曰愁苦之民間樂而悲魏徵和之曰誠在人和不在音聲則未嘗非也或曰若是則廢樂可也而二帝三王之有樂何居余曰聖人治天

下必探人情之所趨而終為文之備脫民于愁苦而登之于和人情脫愁苦則趨宴樂今夫百姓年穀屢登家給人足肯兀然無相勞苦而已乎士大夫燕饗祭祀玄黃既陳肯寂然無以相歡笑乎樂必作矣樂自此作而世未有王者為之制于是乎新聲繁絃哀笳急管嘈切日進淫衰日新方是時雖王者亦享豐履泰思窈窕以明得意搥大鼓撞大鐘蠻舞夷歌雜然而陳不能自禁肯曰苟免愁苦而置不用耶記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夫取咸英韶濩而欲移後世為古誠不能若取桑間濮

上而移盛世為亡甚易至于善蕩易止而後信樂之閑于風俗大閑于風俗者大而起教也微是以天下未有樂聖人不敢迎而導之天下既有樂聖人不敢隨而張之雖為之和樂以通為寔為之制度以節之此二帝三皇制樂之本意也

卜論 沈一貫

柳子非國語曰卜者世之餘技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馭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也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

大事要之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執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張文定非之曰既曰卜者道之所無用也又曰聖人用之既曰聖人以馭陋民又曰非恒用而徵信則聖人之^作筮說怪誕以誣吾民也與文定雖云然吾必以柳子為信抑余有取于陳君舉君舉之論湯曰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惧天下之變也人情恥役于人而樂于無辨聖人為之禮為之法禮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而聖人又將

易之而自肆于其外加兵于其君而曰吾亦以為理聖人夏焉曰道明之而信幽之而尊信以行吾常而尊以通吾變
 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見
 獨而未孚議搖而未固卜則獨者孚搖者故心也卿士
 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為之幽取焉以自神而寓之曰
 天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嘗觀于商其書必卜其詩必祥
 異其惧民必祖考而其禮嚴于祭孔子曰夏道尊命敬
 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之鬼自湯之援
 天以以自神始也吾以是為聖人病也君舉之言云爾
 吾又善昔人之言曰卜以決疑事在不疑不疑何卜古

之有筮也在心與卿士庶人之後也非違心與卿士庶
 人而獨任之也又必其事直大疑可作止而後聽之也
 非要卜之必吾從而神其作也湯之用卜也虛其心以
 聽神之徵而無要焉非富天下也且事有不可卜者有
 不必卜者作而不順不可卜也順而不易雖殺身以殉
 不必卜也故曰凡卜者必大疑而可作止者也吾明知
 其可而百姓不與知故卜也然聖人以此循斯瀕而不
 免啓天下尚鬼之漸于是乎聖人亦病且卜可盡信乎
 哉可盡信則安有著從龜違龜從著違與卜不襲吉之

文故吾于柳子所謂世之餘技者益信

許行論 沈一貫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適于事許行之
市法是也予少時謂孟子直可無辨耳既游于世而見
許行之說曷嘗不用乎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
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
夫海內聖賢豪傑大小不論必非五等所能盡而後世
聖如孔子不得與管蔡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價亦
不均矣方今亦然天下戶幾等鄉幾處賦幾何區以別

矣而或連數州不異其征學校之廩郡四十邑二十不
問其才鄉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八十邑不問其
多其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亦巨屨
小屨同價也蓋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志事鮮
適從趨必取多避必就寡爭訐攘訟于此焉繁舉夫物
之道政不必寸、度銖、稱也必論其當則荆揚之上
馬終與冀涼之下騎等北郡之正供總與南邑之幣餘
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日損功何能揆量妄取天下
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多

有眉不較若畫一而令談者稱故典哉閔石和鈞王府則有不亦可歟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就物未嘗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苦窳濫惡之偽興韓伯休口不二價不能信于女子蓋習俗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今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不移者人亦不少類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許子之道未為不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槩也

毛詩論 楊北京

記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教也亦孔子刪詩之教也夫然何不專取閔睢麟趾之類而盡刪東門蔓草諸什哉曰此正聖人之權所以深入人情而不與之爭也夫人心之不能有正而無邪也豈必其狂愚哉中人以下所必不能免也今也聖人立言以垂教但彬、烏告天下後世曰若者為閨門之化也若者為邦國之儀也天下後世之人讀其書想見其人當此之時孰不肅焉生敬槩焉生慕哉迨其掩卷未幾情移事接其心有不可知矣于是其邪焉者駸、復生彼且不自

知為邪矣即自知為邪將以為情之匿者聖人所不忍窮也又不然則以為情之至者聖人所不及知也必且欣然陽習其佩服之美名陰快其情慾之私感則是邪為主而正反為客、時去時來而主常在以時去時來者而欲勝其所常在其勢必不得矣語云見其作而不見其撤雖盜跖為伯夷可也譬若人之與端人正士接也方其敷陳禮義稱說先王孰不敬而無數淫僻之語燕私之情咸屏而不道蓋恐言之者褻尊聽之者嫌于推見至隱耳及其既退一與淫朋比昵者俱我不知一如

對端人正士之時乎或亦有未可知也然則至是而聖人之術窮矣今詩之為教則不然狡童遊女之怨咨不妨與明君哲相之廢和並垂為鑒觀如易之吉凶並列如春秋之賢奸並書以聽人自擇焉而聖人若無與乎其事則天下後世之人見其邪之有合乎已之所為者孰不報焉深恥索焉無味哉

禮論 楊北京

禮也者聖人持天下之大權而隱無形者也禮起于人心之有所不敢聖人固而止之禮緣于人心之有所不

安聖人國而用之所以勇怯智愚至此不知何故咸俛首却步而不能踰此聖人之神化藏于廷闕繁重之中人固莫得而知也今夫天下之大必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也亦非嚴刑峻法所能齊一也至治之世君臣相安兵革不試若有繩尺以束之誰為之歟至秦并天下始一任其威力以愚黔首焚滅先王之禮樂惟恐其不盡不旋踵天下群然而爭而後知先王為慮之遠也且夫生民各有無涯之欲也苟窮其欲而莫為之止則天下必無有安于人下者矣先王于是命名以定之陳數以

紀之自后王以至于氓隸各隨其才與分之所至而莫之競所以悅耳目擾其心思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解其故不惟君父樂得其尊臣子亦樂得其卑此豈勉强而然歟嘗試執徒隸之人而被之以章服不必刑罰隨其後也已亦驚顧而不敢居矣子弟生于堂父兄趨于側不必斧鉞以誅之也已亦跼蹐而不安矣先王知其有不敢與不安之心而後知民之可以禮御也故因其一念而衍之為節目制之為度数其說愈繁其事愈贅而此不敢與不安之心乃愈著明于天下而不可隱于

是推之天地通之鬼神九吉凶軍嘉之事逮夫一旋一折之間莫不從而為之說非真有所準則而分毫不可缺也先王以為禮緣義起必如是而後快于是賢者思其意愚者習其數以為先王之制如是其不測也孰知皆出于不敢與不安之心哉先王又知人心之不一也既制禮矣則又起而損益之隨時而起隨地而起時之所趨不知其端或始于朝市或出于閨闈衣冠言動創于一人群焉樂效積久而風氣移易雖有神禹莫能禁止此其人皆智雕萬物足以奪先王之權者也故先王

畏之戒之而又無可如何也于是因而利導持其本不爭其末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何必古之是而今之非與此禮之因時而起者也若夫中國之制不可以治夷狄燕齊之俗不可以施吳越彼其聞見之所習風土之所宜性使然矣必欲強異以為同則必至于扞格而難通天下不知禮之樂將以為先王之禮抑何其不情也其勢亦終莫為之奉行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此禮之因地而起者也因乎時因乎地而一因乎人心雖有勇怯智愚孰不樂為之用哉

聖人論戴士琳

民之天札也司命仇之也司命之仇于民也其譽聖人開之也聖人盖有功于萬民者而寔以抉真宰之秘發渾沌之藏要造化之柄而竊美之故司命亦還而仇于人試觀洪濛已前及文字已後一切作用何者不與造物闡抉而欲全其天也大抵含生群動以不生為生求其生則不生矣求其壽則不壽矣聖人出而教民衣食不免戕及衆生之輩以求養生已不免微憾于天地至剖鳥魚為書畫奇偶為易則兩儀之秘大為宣洩而且

箕歷齊衡移山測海令天地無可藏其竅用其權故天地亦乘人之巧智設為機穽以愚之令自戕琢以老如聲色嗜好人競趨而不覺皆從開闢已後日增月益以迄于今也甚則治亂相尋積骸如山流血成池至極慘毒造物亦憤然不一置問若曰不如是此其智謀巧幻安所極哉噫可懼矣果聖人開其譽耶抑學聖人者之自為譽也然則何道而解曰塞其兌

聖人論下戴士琳

尼父已前文章出聖人故為六經尼父已後文章出賢

智者故為諸子六經之統一一故純諸子之說散亡故
 漓然其漓也皆各立門戶創自胸臆以求合于大道寧
 誕怪支離不肯雷同附和至秦漢之交而文章之變極
 矣宇宙間之情理摠洩殆盡矣祖龍一炬幾于混沌假
 令復有尼父必反而歸之于默乃漢儒不解此理襲經
 而訓詁之遷固襲春秋而史之其後通襲而通下晉人
 之清言襲老莊而誕者也黃初已下暨于開元襲范而
 浮靡者也宋人之理學襲易洪範而支離者也其後無
 可襲則為制舉義又襲訓詁理學而失之鄙俚者也吾

不知尼父有知宜何如太息也嗟呼六經聖人之糟粕
 不意此糟粕為人心蠹一至今日數聖人有知又何如
 太息也

釋論 戴士琳

竺乾氏之書有功于聖門也闢之者非深于其書者也
 夫聖門立論貴在中庸而痛懲夫賢智者若愚夫愚婦
 又欲引而收之于大道當佛氏未入中國以前諸子百
 家縱橫辨博創臆快心爭奇競爽以與聖人之書作敵
 彼皆高明達特之夫不受降東故不肯俯心而從大道

自佛氏教行欲不立文字空有我之相打佛罵祖以求
解脫而天下高明之人始盡捐其智數才能以求見性
無復敢為異說以抗聖人者乃其于下愚不肖又以小
果修羅之利害脅而動之其說卑近易曉令愚民皆洗
心滌慮終其世而不敢背蓋乘有大小教其權寔能上
収夫賢智者下逮于愚不肖而僅于中才一等以歸于
聖人之道豈非大有裨于聖人門哉何世之必欲闢之
也

井田論 顧大章

井田之不可行學者皆能言之其說莫辨于蘇子蘓子
曰井田成而民之死也骨已朽矣蓋第言其難成也若
夫行之不為利而為害則蘓子未之及也且愚以為
殷周之世蓋未嘗舉海內而盡井之也請先正言其害
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三百而成三百而同蓋百里之國
提封萬井而已城郭溝塗三分去一故註疏之家以為
止于六千四百井每井而八夫為夫五萬一千六百今
世繁庶之邑生齒有數倍此者其將何以給之孟子曰
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夫亂極而始治其生必耗

治極而未亂其生必繁以百里之法賦之其始也必患其地之曠而其終也必患其人之倍患其地之曠則虛其地以待其人猶之可也一再傳而地與人相得矣自是而漸倍焉其將何以給人韓非曰入有五子不為多矣夫一人而五子老而傳百畝則授之長矣自其仲以及其季子寸土之茅無獲焉割而耕則非制也是以慈父必憂其幼子而賢兄必憂其有弱弟憂之而無以為計產子將有不舉者焉如是則骨肉之殘義慈孝之理虧矣曰閭井之田宜有絕而歸于官者因而賦之可也

今民戶之絕者今得以兄弟之子為嗣富民之老而無子者族之不肖人睥睨而竊幸其死甚則毒殺行焉彼骨肉也而若是使閭閻之絕者人得而取之則隣里而產子也將不為賀而為戚如是則睦任之教廢陰賊之計興矣且絕者適而一耳園視而欲取之者十將誰授而可必且差次其年之長幼而等其分之疏戚交爭焉則貪吏黠胥將狡焉而肆其慾如是則請寄之途廣賕賂之門啓矣即有公中之長覈其當而授之飽其一九猶然飢也度其久而終不可得必相聚而為奸邪以幸旦

夕之飽如是則盜竊之權衆刀鋸之用亟矣聖人者以仁義禮智治天下者也骨肉之恩殘慈孝之理虧則喪其仁睦任之教廢陰賊之計興則喪其義請寄之途廣賕賂之門啓則喪其禮盜竊之群衆刀鋸之用亟則喪其智率天下而喪其仁義禮智以胥于大亂之歸者必井田之為也吾見其害之浮于利也曰是則然矣殷周之井田通乎天下自孟子迄于今無異說也于何而得之曰得之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貢之更為助猶易為也若既七十而

助矣民田之治為道途浚為溝洫者自一夫之間積而通之以達于千夫萬夫如此其多制也驟而更為百畝則向之為道途溝洫者將墮之堙之以為田而其為田者復治之浚之以為道途溝洫雖盡海內之田十年而不得耕其勢猶未幾也殷民之出水火者僅然生耳焉得此十年之蓋截以盡廢其井而從事于畚鍤乎將武王周公別有道以廩食之也且二聖人之在位亦幾耳武王末受命二年而疾、瘳三年又二年而致政焉得此十年之暇而為之如曰為之而未成以待成康也體

國經野之未制而驟興禮樂號為功成治定周公無乃
恥之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說者一也孟子曰惟助為
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當是時周儼然東耳燕
衛魯宋以暨泗上諸侯猶周之建國也周而助焉徵諸
周而可矣雖與亦之云其詞何疑而不定乎此得之孟
子而為吾之說者二也又曰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夫滕文之昭也而周之卜正也諸侯
盡徹滕豈後焉有其舉之宜歸視諸故府何咨于孟子
藉曰有司失其籍矣孟子之立言也亦宜告以衍忘之

過而勉以祖武之繩今之教畢戰也其詞若創云爾使
滕之君臣忘其祖而惟吾是師其言不讓無乃疚焉有
以知滕之向未徹也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說者三也
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夫郊遂之殊于
都鄙固也孟子不以告齊梁而獨以告滕何耶豈非托
之空言則理可槩舉見之行事則勢須區別乎高山之
阿廣川之隈林麓沮洳險阻之隘國乎其間者其為郊
遂也大矣孟子不敢徑情于五十里之滕而周先王乃
膠柱于萬里于千八百國何孟子之智而周先王之愚

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說者四也他日又言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夫比之九一者為殷之助耶為周之徹耶夫其助也周之侯于商者四百餘年其助也宜久矣何待文王其徹也天下盡助而周獨為之徹變禮革制以自彰其受命服事之誠或不其然又以知岐之田向未井也田之向未井也獨岐也與哉此得之孟子而為吾之說者五也竊謂三代之治天下也所為煩委曲折以制其產而養其民者亦盡之于畿內焉耳外諸侯之嗣者各使土物之宜以自治而不親授之以法故殷

之助止于亳而周之徹止于岐與東都魯之為徹也則周公之教也齊富以魚鹽晉強以戎索烏在其必井田哉岐與東都之徹其久而徹也無有道之君子以通其變而遂裂于商鞅李悝之手鞅之所開則岐阡陌也東都之畧盖有侵于晉而析于魏者烏悝盡地方其在是與魯與東遷之王守其故而不變者也田之不給其民之愿者去為商賈而其亡賴者群而私養于權門以為公室之禍太史公曰洛陽民多賈子家羈之慮季氏也曰隱民多取食焉豈不灼然于前史哉趙也韓也田齊

也燕也楚也不聞其所陌之開地力之盡而井田之迹亦各無有存焉者豈非其始之未嘗通行哉敢以是補蘓子之畧

明文海卷九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論十六

放言 顧大韶

或問君臣父子並大乎域乎曰何可並也父子以身屬者也一成乎身則父子之位定矣拜終身焉已矣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者也未成乎利未行乎義則君臣之位未定也莫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名教言者也衆人

遇我則亦象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情
言者也教從民生名我不好名則教亦不得束之矣情從
人生我既已為人矣則沒世無離情之日也故世之徇
名教而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衛蒯聩之難
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夫二子者非輒之社稷
臣也故由之死以為不得其死也孟子之于齊也亦既
在三卿之位矣猶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我進退
豈不綽然然有餘裕哉進退猶然而死生可知矣夫位
為客卿亦可謂國士之遇矣然孟子不以身許者何也

我方以周召伊傅自遇而彼且以犀首張儀遇我則猶
之乎象人之遇也故孟子之處進退與豫讓之處死生
其心同也犬馬路人之說本乎人情合乎名教非有教
激乎言之也曰果若所云則御死繼士死制其盡國士
之遇乎曰非也國士而象人遇之則以為象人遇我也
非其分也若象人而象人遇之則其分也即謂之國士
之遇可也農澀汗而耕之工竭指力而成之商櫛風沐
雨而運之士卒安生而飽煖之夫何為哉故居常則鳴
柝而守望有變則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此天下之通利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又何逃焉語曰
 事君能致其身致身者以身許國之謂也去之以身許
 國者三縉紳也將帥也將帥也併士卒而三也其不以身許國
 者六農也工也商也處士也併釋與老之徒而亡也善
 治天下者收處士之良以為縉紳為將帥收農工商必
 之銳以為士卒其不求利于我者則聽之為釋為老使
 天下人懷其利人服其義致身者忘身不致身者各有
 其身則君臣之位雖與天壤同敝可矣

放言三 顧大韶

曰吾今而後知父子之大也曰又有大焉者子知之乎
 敢問其大曰朋友父子以身屬者也朋友以心屬者也
 人之身或殤或天上壽百年而死矣既死矣烏在其為
 父子哉若夫心則亘千古而不死者也故以君臣為首
 者名教也為善無近名則不仕無義可也以父子為首
 者人情也太上忘情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可也故朋
 友者五倫之綱也以堯遇舜則君臣而朋友矣以文王遇
 周公則父子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后妃則夫婦而朋友
 矣以武王遇周公則兄弟而朋友矣不特此也一鄉之

以朋友為首者真心也且于心則無復之矣

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矣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矣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千古之善士斯友千古之善士矣推而論之雖佛氏所謂無量劫以前無量劫以後皆吾友也人無百歲以前之父而有無量劫以前之弟子何者彼以身屬此以心屬也世多無子之父而無不繼往之學脉何者身屬者有死生而心屬者無死生也試以常情驗之進而不得意于君臣之間有不退而告朋友者乎入而不得意于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出而告朋友者乎

乎甚至肝膈之語忌諱之私有不可告妻子而可以告朋友者則朋友之其大無對於天下明矣曰若是則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古人又何訊焉曰否仁所謂朋友謂其超五倫者也謂其成五倫者其也非謂間五倫者也當老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閔尹子而已當孔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顏子而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吾所謂朋友也若夫勢利相依名聲相慕又何友之足云曰若是則微逐遊戲者將不謂之友乎曰吾烏得不謂之友哉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

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為之服者何也
懼其後世之爭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句讀
之師舉業之師百工技藝之師以市井為心以交易為
者將安所置之耶故聖人渾之而教之心喪焉夫曰心
喪則其事之如父也與視之市人_不也焉乎知之亦唯其
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猶是也

放言四顧大韶

請問夫婦之禮可得聞乎曰夫婦亦何禮之有哉五倫
之中父子無倫論已可散而不可傷者兄弟也可擇而

不可負者朋友也若夫君臣夫婦于我何有君臣以利
合者也求利而逢害則路人而已矣夫婦以色合者也
求色而逢醜則仇怨而已矣夫婦亦何禮之有哉夫婦
之有禮也起于有妬忌之性而聖人制焉以曲為防也
生人之初嬪無常父子無常父譬若禽獸然喜則交頸
相靡怒則分背而去已耳三皇之世知有匹偶矣而不
知避宗也五帝之世知娶于他族矣而不知卜姓也故
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唯周道然也蓋淫泆之情日以
通則妬忌之性日以厲妬忌之性日以厲則爭奪鬪狠

之事日以多而天下始大亂故聖人憂之于是為之綢繆其節制粉飾其儀章以號于人曰夫媚之禮若是其重也父母之命之命祖宗之靈鑒之苟非大無道者爾必勿去其大無道矣而情可矜憐者爾亦必勿去此者要皆以定其妬忌之心而杜其爭鬪之患云爾非謂天造地設真若父子兄弟之不可易也何者以禮合者偽也以色合者真也苟合矣則太王之妾及姜女文王之雍口在宮下至于高之畫眉奉倩之熨病君子不以為恥也苟不合矣則吠狗可出蒸藜可出孟子之惡敗可

出敬通之妬可出君子亦不為以忍也何者生民之初夫媚固若此其輕也未世父子兄弟之倫浸薄而夫婦之倫愈厚情之所不合而法束焉法之所不合而勢禁焉媚忌長舌之媚何室蔑有而見一棄捐決絕則譁然共以為笑甚且舉國而攻之嗚呼何男子之不幸而婦人之幸哉今之為說曰婦人之不可去者三太王則愛其色也次則憐其多育子女也又次則念其先貧賤而共艱難也非是三者而在七去之科則必去非是三者而在七去之科而又弗去非貪其利則畏其勢而已君子

不道也
格物論上 張禹

何謂知曰因物有知何謂物曰因知有物因物有知
不在物也而知亦物因知有物不為知也而物亦知
何以明之人無知無知體也非無知無物也止水無
影觸則止體是矣明無鏡形來則光明顯矣故曰
因物有知謂無知之體寄物而現也然影以水印無水
則影亦不生形以鏡照無鏡則形亦不現故曰因知有
物非物也吾知所謂物也人身心意都是昭是靈

徧滿天地流通六虛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知一物
各具一知物皆自我知之其一物各具一知無知
也其物皆自我知之物無物也知無知故一知洞達
毫無虧欠日用尋常感物圓滿當下即知當下即致矣
物無物故我所知處便是物便是知即知即物亦是
知不屬內物不屬外融通無礙故曰格物詩曰神之
格思格神者亦神也書曰天壽平格于皇天格天者
亦天也此格之義也須知明德于天下喫緊本領只
在此試問眼前誰不是物當下即見當下即知一知了

知更有等待否而此知却便與物打成一片若欲就中
細分為物為知了不可得而此時知体已如五更天明
更不作子夜朦朧景色矣見席知坐知其為而席之也
見容知揖知其為容而容之也一知則無不格也即無
不致也以物格物還于無物以物知物元于無知無物無
知故曰格物亦不妨曰物格曰致知亦可曰知至此明
明德于天下之妙也所以大學獨于格致不言先而言
在蓋當下融通渾合之義與聞之李先生曰格物則自
無物無物則自無知遂開千古格致之絕學彼大學知

止之關鍵今天不了當去尋箇知先自有物既已有物
知亦不須知天地萬物只在目前昭仁靈仁不離當念
便是明仁德真種子于天下真血脉也既因水鏡之喻
再為一轉語曰止水涵月水月雙融明鏡照珠鏡珠兩
顯認得真正光明更不須作水月鏡珠分別想矣

格物論中張為

大學明仁德于天下只是一知止仁明德也天地萬物
為一體者也朱子訓致謂知之極處知極則止矣訓格
謂物之極處物極則止矣知與物一止也致知者知止

也格物者格止也自一物言之一物有止自物言之物有止而此一物之止不得言分量不得言微妙而我本體良知過之即通當念通處已自極到矣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者知體也即止體也致知在格物謂知其備物之體則止知矣致與格皆從止字衍出也止字又從至善衍出也至善則無不止矣若有未止則善不謂至也止則無不至無不格矣若有不致有不格則又不名為止也至善之妙在于纖悉畢備極到極精日用動靜應事接物至大至小誰不有箇至善豈非

即物而存只此至善便是一物現成物完全造化此妙理原不在物都是本體妙用中變現出來所以妙用廣大只在物則流通大學說明德于天下自治國約到修身正心誠意而致知則一知止作本領矣第恐止字無所悟入善字無所看落則因上文物有本末物字而發明此知為萬物咸備之知此止為萬物咸備之止其寔人生日用那件不是明德新民中事而謂物非物有本末之物耶知通乎物而此知徹天徹地徹晝徹夜無處非物無處非知真正是明德于天下也此所

謂撲灰見火以薪傳之火不傳薪誰見然體若火既然
 即薪是火不復為薪物既能格即物是知不復為物故
 知止為大學入門關鍵也反覆總是明之德爾曰若然
 則致知為了語矣何以有誠正修身向上着力處耶曰
 此所謂領路話頭也挈裘而得領之裘矣而即裘耶適
 堂奧而得門戶門戶亦堂奧矣而即堂奧耶物禮無盡
 知其無盡便真知矣而盡其無盡者其即此知耶其又
 不即此知耶須知此知徹乎終身而死後已而後知誠
 正修身向上着力正無窮也故曰致知在格物乃入門

總領之語而其他證修寔地則在誠正修身內脩道之
 非頂門一鍼向乞兒喚醒如意珠宗旨也

格物論下張為

佛氏之言無物也言空也有為佛氏之言者曰精靈倚
 物性靈離物惟其離物故能用物予曰此非佛氏之言
 也吾孔子之言也佛氏能言離物而不能言用物則并
 其離^物亦非矣嗟乎用物之義乃格物之至精至微者也
 今夫天地物也萬物之也生之也死之物也耳目口鼻四
 肢物也不識其性靈則皆物也雖窮極思議皆精靈之

倚物者也倚天地求位天地不位也倚萬物求育萬物
不育也倚生死而求不生死未見其朝聞而夕死可也
倚耳目口鼻四肢而求天性且將失性而等于觸骸也
育倚相覺倚杖失則不能步瀕更矣必猜疑之為物用
也若識得凡得物皆是性灵則此性灵已離于物矣物
依性灵而有性灵不依物而有也性灵能主張物之不
能主張性灵也故曰離物既能離物便能用物用也者
妙萬物而為言也此格物之血脉也凡謂之物皆有名
有色方而多礙者也而無名無色者轉旋灵變于其中

是為性灵此乃先物而立故不為物轉而能轉物不為
物轉離物也能轉物用物也若不離于物則方而礙方
而礙則為物所轉矣洪荒天地之大變也而堯舜治之
堯舜不物于天地而能轉天地也征誅放弑千古未有
湯武身為之若必欲為世間所為之事則是湯武亦依
世而轉矣至春秋之時孔子明知道之不行而汲汲周
流以幾一用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孔子
已離于斯人而與斯人也孔子直接堯舜湯武之血脉
轉世而不轉于世矣故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知

不可為之皆能不倚天地萬物而用天地萬物者也故
曰微服可以過宋結纓不可以死衛告老可以討賊一
匡九合不可以尊周此倚物與離物之分與或疑曰離
于物矣而言用物何居予曰子知其離而不知其用也
并子之言離亦非也用者妙于離之謂也性靈為主與
物無干性靈用物也物聽命為人于日用動靜須提出
性靈于耳目口鼻四肢之外而後宇宙萬物皆在吾手
視耳目口鼻四肢同于髑髏而後乃節也俱活節也俱靈縱橫發
揮無不如意此無物無我明也德于天下之真境也吾

所謂格物者格此而已能格此則為性靈為良知為止
至善不能格此則為精靈為知識此倚物離物之大辨
與或又曰此佛氏知幻離幻之旨也而何以通于儒者
格物之義余曰佛氏物也儒者亦物也子能離佛離儒
便能用佛用儒不然者分別佛儒亦是精靈子歸而求
之性靈有餘用也

規矩三篇

東林會上予直指當下之義史玉池先生語予曰學
須辨箇似是而非又曰學問要有規矩予感其言而

作規矩三篇

規矩篇上 張為

形上為道形下為器下之形有形也方員之可名者也其無名則上之形爾可名者方而方圓而圓依規矩而生焉是以謂之器若夫不可名者不方而方不圓而圓而亦能為之方為之圓我不依規矩而規矩自我有此大道之妙也道之大原出于天易曰天則書曰天叙天秩言天之則天之叙天之秩非言則天叙天秩天而為規矩也今夫敬以止放也義以閑邪也禮以節淫也信以禁期也敏以警怠也此數者皆規矩之可名者也然以象人執

之則皆謂之器不謂之道何也以一物治一病物與病相對而不知用物者即無病之本體焉故我能用物則無借于物矣我能治病則無病矣故夫敬者不放之體也義者無邪之初也禮者不淫之原也信者不欺之主也敏者無怠之始也以聖人化之則皆謂之道不謂之器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寔無名色故即敬即義即禮即信即敏而亦即規即矩凡規矩有形可準者可名而無形可準者不可名也故曰規矩方圓之至者中庸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規矩之

不可名者也發而皆中節謂之扣者率其規矩之謂也而亦不可名是以命之曰庸所謂中庸之為德甚至也夫婦之知能而聖人不知不能至也聖人規而妙于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若夫婦知之能之而寔不能矣此夫婦之所為規矩也鳶之飛魚之躍洋洋在上在左右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山以之而靈水以之而平而皆歸于無聲無臭至矣然飛則飛躍則躍鬼神則鬼神而天地山川且莫能違也不違其無聲無臭者也此所謂規矩也吾嘗論聖人之體同乎天故天有

規矩而不可名聖人亦有規矩而不可名四時行百物生春不濩乎夏動不凌乎植而天行無一刻之不健也然卒莫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久速語默動靜物物而付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精神元氣在不覩不聞之間此聖人之規矩也象人不知天道故依而守之皆謂之器象人亦器也聖人即天道其所教人持守者皆謂之道仁自聖人出也此象人聖人規矩之別也雖然象人聖人規矩一而已矣執之則象人之規矩而究乃苦而失之率之則聖人之規矩而日用皆

樂而安焉故明于形上之道者可以言規矩可以言方圓之至也

規矩篇中張為

天下無一人不規矩無處不規矩無一刻不規矩也而人不能知之愚夫愚婦用如規矩而不知者也古來高明賢智之人又欲用我知見以當規矩而反失之故道之以規矩名也正為高明賢知之人設也規矩從性而出則平心常心而天地古今莫能踰焉猶飢必食渴必飲寒必裘而暑必葛也離之則無以為人特愚夫婦不

灵未能神而用之若夫知見者不依圓而規不依方而矩以自託于無方無圓之性故方圓其所方圓而非大道之方圓從古豪傑誤人而自誤所爭只幾希也今夫管仲之一匡也楊墨之仁義也陳仲子之廉也白圭之什一也告子之不動心也許行之為神農也皆春秋戰國時卓然有見而能自立規矩者也然而愚夫愚婦之心則不安凡愚夫愚婦之所安者皆規矩也其不安則非也教子者自以為無方無圓惟我用之為性而不知其皆知見也皆規矩之所不出也故孔子小管仲之器而

孟子禽獸揚墨矩矧仲子猶白圭外告子而蚤許行也聖賢指示規矩之意也以為平之常也而後行其所安則人之規矩處也規矩矧也規矩而愚夫婦皆是也此聖人神人之規矩也若以知見求之而認為性則愚夫婦之所不安而聖人神人之所不出也管仲楊墨之類是也故曰天圓而地方天無圓日月歷而不周也地無方山谷改而不變也人則天之方而則其時行物生效地之圓而效其川流獄峙也此皆愚夫婦當下可自信者着一知見不得也而寔不能頃刻離之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也今人認取規矩只須從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自然而

循之人也皆是處皆然矧也皆見矧也業也一息不容少懈而後謂之聖人神人之徒其流通變化則又在人處處矧也見也此所謂真規矩若夫妄立知見自以為離方圓而能為方圓則管仲楊墨之流雖世所稱高明賢知乎是大道之賊也志于道者不可不深省也

規矩篇下張禹

大聖大賢變化于規矩而不可測者後之人指其變化而遂認以為規矩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人賢人之徒觀其變化而必求其所自主以為聖賢信其在我而行

之而後世信其在聖賢者而效尤之則其所為者已先
喪也故不敢以其變化神妙之在聖賢者而誤天下萬
世此聖賢之徒得規矩之正也今夫馭六轡者非以其
縱也以其操兵之奇變倏忽萬狀而寂然不動者鐘鼓
之令也故學王良者範馳驅者也學孫臏吳起者稟鐘
鼓者也夫規矩之正千古聖賢所不廢也女樂而不可受
而南子可見弑君之賊不共天下而佛肸公山之召可
往也七十鎰受五十鎰受一介之不取乎後車傳食而
不為臣不見何居也此皆聖賢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

然皆規矩在我而變化之子路萬章彭更之屬以為聖
賢獨信而不可告人欲無言而不可以誤天下萬世汲
汲然反覆明白其義而聖賢之規矩始信于天下故子
路為善學孔子萬章彭更為善學孟氏也聖賢之不作
幾千年矣吾安能效其造化在手而先毀隄防廉隅以
流乎小人之無忌憚是則聖賢之徒所懼也夫學問之真
似不可辨而規矩辨之規矩是非不可辨而于戒謹恐
懼無忌憚辨之夫真成規成矩而亦用規用矩聖賢之
精神作用發源于戒謹恐懼也若其似者自以為用規

而離于規自以為用矩而離于矩任無不至之情以托
于不拘之性而究也為小人之無忌憚此其間微乎微
乎學術之宜所早辨然後之魯人柳下惠同一精神而
聖賢之徒開天下萬世規矩至深遠也



